舊唐書/卷14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尚可孤　李觀　戴休顏　陽惠元　李元諒　韓遊瑰　賈隱林　杜希全　尉遲勝　邢君牙　楊朝晟　張敬則 ◄

舊唐書
卷一百四十五
列傳第九十五　劉玄佐　董晉　陸長源　劉全諒　李忠臣　李希烈　吳少誠

► 薛播　鮑防　李自良　李說　嚴綬　蕭昕　杜亞　王緯　李若初　于頔　盧徵　楊憑　鄭元　杜兼　裴玢　薛伾

劉玄佐

劉玄佐，本名洽，滑州匡城人也。少倜儻，不理生業；為縣捕盜吏，違法，為令所笞，僅死，乃亡命從軍。大歷中，為永平軍衙將。李靈曜據汴州，洽將兵乘其無備，徑入宋州，遂詔以州隸永平軍，節度使李勉奏署宋州刺史。建中二年，加兼御史中丞、亳潁節度等使。

李正己死，子納匿喪謀叛，而李洧以徐州歸順，納遣兵圍之。詔洽與諸軍援洧，與賊接戰，大破之，斬首萬余級。由是轉輸路通，加御史大夫。又收濮州，降其將楊令暉，分兵挾之，徇濮陽，降其將高彥昭，以通濮陽津。遷尚書，累封四百戶，兼曹濮觀察使，尋加淄青兗鄆招討使，又加汴滑都統副使。李希烈攻汴州，德宗在奉天，連戰，賊稍卻。興元初，進加檢校左僕射，加平章事。希烈圍寧陵，洽大將劉昌言堅守不下。希烈攻陳州，洽遣昌言與諸軍救之，大敗賊黨，獲其將翟崇暉。希烈棄汴州，洽率軍收汴，詔加汴宋節度。無幾，授本管及陳州諸軍行營都統，賜名玄佐。是歲來朝，又拜涇原四鎮北庭等道兵馬副元帥，檢校司空，益封八百戶。

玄佐性豪侈，輕財重義，厚賞軍士，故百姓益困。是以汴之卒，始於李忠臣，訖於玄佐，

而日益驕恣，多逐殺將帥，以利剽劫。又寵任小吏張士南及養子樂士朝，財物鉅萬。士朝通玄佐嬖妾。玄佐在鎮，李納每使來，必重贈遺，飾美女名樂，從其遊娛，故多得其陰事，常先為備，故納憚其心計。貞元三年三月，薨於位，年五十八，廢朝三日，贈太傅。將佐初匿喪，稱疾俟代，帝亦為隱，數日乃發喪。子士寧、士幹。

初，將佐匿喪，既發，帝遣問所欲立：「吳湊可乎？」監軍孟介、行軍盧瑗皆曰「便」。及湊次汜水，柩將遷，請備儀；瑗不許，又令留什物俟新使，將士大怒。玄佐子婿及親兵乃以三月晦夜激怒三軍。明晨，衙兵皆甲冑，擁士寧登重榻，衣以墨縗，呼為留後。軍士執城將曹金岸、浚儀令李邁，曰：「爾等皆請吳湊者！」遂臠之，唯盧瑗獲免。士寧乃以財物分賜將士，請之為帥，孟介以聞。帝召宰臣問計，竇參曰：「今汴人挾李納以邀命，若不許，懼合於納。」遂從之，授士寧起復金吾衛將軍同正、汴州刺史、宣武軍節度等使。士寧位未定時，遣使通王武俊、劉濟、田緒，以士寧未受詔於國，皆留之。

士寧初授節制，諸將多不悅服。性忍暴淫亂，或彎弓挺刃，手殺人於杯案間，悉烝父之妓妾，又強取人之婦女，好倮觀婦人。每出畋獵，數日方還，軍府苦之。其大將李萬榮與其父玄佐同里閈，少相善，寬厚得眾心；士寧疑之，去其兵權，令攝汴州事。萬榮深怨之，將伺其隙逐之。十年正月，士寧以眾二萬畋於城南，兵既出，萬榮晨入士寧廨舍，召其所留心腹兵千余人，矯謂之曰：「有詔征大夫入朝，俾吾掌留務，汝輩人賜錢三千貫，無他憂也。」兵士皆拜。萬榮既約親兵於內，又召各營兵於外，以是言令之，軍士皆聽命。萬榮乃分兵閉城門，馳使白士寧曰：「詔征大夫，宜速即路；若遷延不行，當傳首以獻。」士寧知眾不為用，計無所出，乃將五百騎走歸京師。比至中牟，亡走大半；至東都，所余僮隸婢妾數十人而已。既至京師，詔令歸第服喪，禁絕出入。萬榮乃斬士寧所親之將辛液、白英賢以令於軍，凡賞軍士錢二十萬貫，詔令籍沒士寧家財以分賞焉。遂授萬榮宣武軍兵馬留後。

初，萬榮遣兵三千備秋於京西，有親兵三百，前為劉士寧所驕者，日益橫。萬榮惡之，悉置行籍中，由是深怨萬榮。大將韓惟清、張彥琳請將往，不許；萬榮令其子乃將之，未發。惟清、彥琳不得誌，因親兵銜怨，乃作亂，共攻萬榮。萬榮分兵擊之，叛卒兵械少，戰不勝，乃劫轉運財貨及居人而潰，殺傷千余人。叛兵四出，多投宋州，刺史劉逸準厚撫之。韓惟清走鄭州，張彥琳走東都，以束身歸罪，宥以不死，並流竄焉。萬榮悉捕逃叛將卒妻孥數千人，皆誅之。萬榮誅叛卒之後，人心恟々不安，軍卒數人呼於市曰：「今夜大兵四面至，城當破。」眾驚駭。萬榮悉捕得，或云士寧所教，萬榮斬之以聞；遂以士寧廢處郴州。十一年五月，授萬榮宣武軍節度使。其年八月，萬榮病，遂署其子

乃為司馬。乃勒大將李湛、伊婁洸、張伾往外鎮，尋皆令殺之。洸、伾皆已死，惟李湛至尉氏，尉氏鎮將郝忠節不肯殺湛。是夜軍士逐出李乃，遂執送京師。萬榮以其日病卒。乃至京師，付京兆府杖殺。

劉士幹

劉士幹，玄佐養子，前為太府少卿。有樂士朝者，亦為玄佐養子，因冒劉姓，與士幹有隙。及玄佐卒，或云為士朝所鴆。士幹知之，及至京師，遣奴持刀於喪位，語士朝曰：「有吊客至。」因誘殺之。賜士幹死。

董晉

董晉，字混成，河中虞鄉人。明經及第。至德初，肅宗自靈武幸彭原，晉上書謁見，授校書郎、翰林待制，再轉衛尉丞，出為汾州司馬。未幾，刺史崔圓改淮南節度，奏晉以本官攝殿中侍御史，充判官，尋歸臺，授本官，遷侍御史、主客員外郎、祠部郎中。大歷中，兵部侍郎李涵送崇徽公主使回紇，奏晉為判官。使還，拜司勛郎中。歷秘書太府太常少卿監、左金吾將軍。旬日，德宗嗣位，改太常卿，遷右散騎常侍，兼御史中丞知臺事。以清勤謹慎，故驟遷右職。尋為華州刺史、兼御史中丞、潼關防禦使。久之，加兼御史大夫。硃泚僭逆於京師，使兇黨仇敬、何望之侵逼華州，晉奔遁赴行在，授國子祭酒，尋令往恆州宣慰。從車駕還京師，遷左金吾衛大將軍，改尚書左丞。時右丞元琇領度支使，為韓滉所擠貶黜，晉嫉之，見宰相極言非罪，舉朝稱之。復拜太常卿。

五年，遷門下侍郎、同平章事。時政事決在竇參，晉但奉詔書，領然諾而已。金吾衛將軍沈房有弟喪，公除，衣慘服入閣。上問宰相，對曰：「準式，朝官有周年已下喪者，諸騑縵，不合衣淺色。」帝曰：「南班安得有之？」對曰：「因循而然。」又問晉冠冕之制，對曰：「古人服冠冕者，動有佩玉之響，所以節步也。《禮》雲『堂上接武，堂下布武』，至恭也；步武有常，君前之禮，進趨而已。今或奔走以致顛仆，非恭慎也。在式，朝官皆是綾袍袱，五品已上金玉帶，取其文彩畫飭，以奉上也。是以禹惡衣食而致美乎黻冕，君親一致。昔尚書郎含香，老萊彩服，皆此義也。服絻縵，非制也。」上深然之，遂詔曰：「常參官入閣，不得趨走；周期已下喪者，禁慘服朝會。」又令服本品綾袍金玉帶。晉明於禮學如此。

竇參驕滿既甚，帝漸惡之。八年，參諷晉奏其侄給事中竇申為吏部侍郎，帝正色曰：「

豈不是竇參遣卿奏也？」晉不敢隱。因問參過失，晉具奏之。旬日，參貶官，晉憂懼，累上表辭位。九年夏，改禮部尚書、兵部尚書、東都留守、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。

會汴州節度李萬榮疾甚，其子乃為亂，以晉為檢校左僕射、同平章事，兼汴州刺史、宣武軍節度營田、汴宋觀察使。晉既受命，唯將幕官傔從等十數人，都不召集兵馬。既至鄭州，宣武軍迎候將吏無至者。晉左右及鄭州官吏皆懼，共勸晉云：「鄧惟恭承萬榮疾病之甚，遂總領軍州事。今相公到此，尚不使人迎候，其情狀豈可料；即恐須且遲回，以候事勢。」晉曰：「奉詔為汴州節度使，即合準敕赴官，何可妄為逗留！」人皆憂其不測，晉獨恬然。未至汴州十數里，鄧惟恭方來迎候，晉俾其不下馬；既入，乃委惟恭以軍政，眾服晉明於事體機變，而未測其深淺。

初，萬榮逐劉士寧，代為節度使，委兵於惟恭，以其同鄉里。及疾甚，李乃將為亂，惟恭乃與監軍同謀縛乃，送歸朝廷。惟恭自以當便代居其位，故不遣候吏，以疑懼晉心，冀其不敢進。不意晉之速至。晉已近，方遽出迎之。然心常怏怏，竟以驕盈慢法，潛圖不軌，配流嶺南。

朝廷恐晉柔懦，尋以汝州刺史陸長源為晉行軍司馬。晉謙恭簡儉，每事因循多可，故亂兵粗安。長源好更張雲為，數請改易舊事，務從削刻。晉初皆然之，及案牘已成，晉乃命且罷。又委錢穀支計於判官孟叔度。叔度輕佻，好慢易軍人，皆惡之。晉十五年二月卒，年七十六，廢朝三日，贈太傅，賜布帛有差。卒後未十日，汴州大亂，殺長源、叔度等。

陸長源

陸長源，字泳之，開元、天寶中尚書左丞、太子詹事余慶之孫，西河太守璪之子。長源淑書史。乾元中，陷河北諸賊，因佐昭義軍節度薛嵩卒後。久之，歷建、信二州刺史。浙西節度韓滉兼領江、淮轉運，奏長源檢校郎中、兼中丞，充轉運副使。罷為都官郎中，改萬年縣令，出為汝州刺史。

貞元十二年，授檢校禮部尚書、宣武軍行軍司馬，汴州政事，皆決斷之。性輕佻，言論容易，恃才傲物，所在人畏而惡之。及至汴州，欲以峻法繩驕兵；而董晉判官楊凝、孟叔度亦縱恣淫湎，眾情共怒。晉性寬緩，事務因循，以收士心。長源每事守法，晉或苟且，長源輒執而正之。

及晉卒，令長源知留後事。長源揚言曰：「將士多弛慢，不守憲章，當以法繩之。」由是人人恐懼。加以叔度苛刻，多縱聲色，數至樂營與諸婦人嬉戲，自稱孟郎，眾皆薄之。舊例，使長薨，放散布帛於三軍制服。至是，人請服，長源初固不允，軍人求之不已，長源等議給其布直。叔度高其鹽價而賤為布直，每人不過得鹽三二斤，軍情大變。或勸長源，故事有大變，皆賞三軍，三軍乃安。長源曰：「不可使我同河北賊，以錢買健兒取旌節。」兵士怨怒滋甚，乃執長源及叔度等臠而食之，斯須骨肉糜散。長源死之日，詔下以為節度使，及聞其死，中外惜之，贈尚書右僕射。

劉全諒

劉全諒，懷州武涉人也。父客奴，由征行家於幽州之昌平。少有武藝，從平盧軍。開元中，有室韋首領段普恪，恃驍勇，數苦邊。節度使薛楚玉以客奴有膽氣，令抗普恪。客奴單騎襲之，斬首以獻，自白身授左驍衛將軍，充遊奕使，自是數有戰功。性忠謹，為軍人所信。天寶末，安祿山反，詔以安西節度封常清為范陽節度，以平盧節度副使呂知誨為平盧節度，以太原尹王承業為河東節度。祿山既僭位於東都，遣腹心韓朝陽等招誘知誨；知誨遂受逆命，誘殺安東副都護、保定軍使馬靈詧，祿山遂署知誨為平盧節度使。客奴與平盧諸將同議，取知誨殺之；仍遣與安東將王玄誌遙相應援，馳以奏聞。十五載四月，授客奴柳城郡太守、攝御史大夫、平盧節度支度營田陸運、押兩蕃、渤海黑水四府經略及平盧軍使，仍賜名正臣。又以王玄誌為安東副大都護、攝御史中丞、保定軍及營田使。正臣仍領兵平盧來襲范陽，未至，為逆賊將史思明等大敗之。正臣奔歸，為王玄誌所鴆而卒。逆賊署徐歸道平盧節度，王玄誌與平盧將侯希逸等又襲殺歸道。大歷九年，追贈正臣工部尚書。

全諒本名逸準，以父勛授別駕、長史。建中初，劉玄佐為宋亳節度使，召署為牙將，以勇果騎射聞。玄佐以宗侄厚遇之，累署都知兵馬使，試太仆卿、兼御史中丞。玄佐卒，子士寧代為節度使，疑宋州刺史翟良佐不附己，陽言出巡，至宋州，遽以逸準代良佐為刺史。及董晉卒，兵亂，殺陸長源，監軍俱文珍與大將密召逸準赴汴州，令知留後。朝廷因授以檢校工部尚書、汴州刺史，兼宣武軍節度觀察等使，仍賜名全諒。貞元十五年二月卒，年四十九，廢朝一日，贈右僕射。

李忠臣

李忠臣，本姓董，名秦，平盧人也，世家於幽州薊縣。自雲曾祖文昱，棣州刺史；祖玄獎，安東都護府錄事參軍；父神嶠，河內府折沖。忠臣少從軍，在卒伍之中，材力冠異。事幽州節度薛楚玉、張守珪、安祿山等，頻委征討，積勞至折沖郎將、將軍同正、平盧軍先鋒使。

及祿山反，與其倫輩密議，殺偽節度呂知誨，立劉正臣為節度，以忠臣為兵馬使。攻長楊，戰獨山，襲榆關、北平，殺賊將申子貢、榮先欽，擒周釗送京師，忠臣功多。又從正臣破漁陽，逆將李歸仁、李鹹、白秀芝等來拒戰，約數十合，並摧破之；無何，潼關失守，郭子儀、李光弼退師，忠臣乃引軍北歸。奚王阿篤孤初以眾與正臣合，後詐言請以萬余騎同收范陽，至後城南，中夜反攻，忠臣與戰，遂至溫泉山，破之；擒大首領阿布離，斬以祭纛釁鼓。正臣卒，又與眾議以安東都護王玄誌為節度使。

至德二載正月，玄誌令忠臣以步卒三千自雍奴為葦筏過海。賊將石帝庭、烏承洽來拒；忠臣與董竭忠退之，轉戰累日，遂收魯城、河間、景城等，大獲資糧，以赴本軍。復與大將田神功率兵討平原、樂安郡，下之；擒偽刺史臧瑜等。防河招討使李銑承制以忠臣為德州刺史。屬史思明歸順，河南節度張鎬令忠臣以兵赴鄆州，與諸軍使收河南州縣。又與裨將陽惠元大破賊將王福德於舒舍口，肅宗累下詔慰諭，仍令鎮濮州，尋移韋城。

乾元元年九月，改光祿卿同正。其年，與郭子儀等九節度圍安慶緒於相州。明年二月，諸軍潰歸，忠臣亦退。至滎陽，賊將敬釭來襲官船，忠臣大破之，獲米二百余艘，以資汴州軍士。尋拜濮州刺史、緣河守捉使，移鎮杏園渡。及史思明陷汴州，節度使許叔冀與忠臣並力屈降賊。思明撫忠臣背曰：「吾比只有左手，今得公，兼有右手矣！」與俱寇河陽。數日，忠臣夜以五百人斫其營，突圍歸。李光弼以聞，詔加開府儀同三司、殿中監同正，賜實封二百戶。召至京師，賜姓李氏，名忠臣，封隴西郡公，賜良馬、莊宅、銀器、彩物等。

時陝西、神策兩節度郭英乂、衛伯玉鎮陝州，以忠臣為兩軍節度兵馬使。魚朝恩亦在陝，俾忠臣與賊將李歸仁、李感義等戰於永寧、莎柵；前後數十陣，皆摧破之。會淮西節度王仲升為賊所擒，寶應元年七月，拜忠臣太常卿同正、兼御史中丞、淮西十一州節度。尋加安州刺史，仍鎮蔡州。其年，令忠臣會元帥諸軍收復東都。二年六月，就加御史大夫。時回紇可汗既歸其國，留判官安恪、石帝庭於河陽守禦財物，因此招聚亡命為寇，道路壅隔，詔忠臣討平之。

永泰元年，吐蕃犯西陲，京師戒嚴。代宗命中使追兵，諸道多不時赴難。使至淮西，忠臣方會鞠，即令整師飾駕。監軍大將固請曰：「軍行須擇吉日。」忠臣奮臂於眾曰：「焉有父母遇寇難，待揀好日，方救患乎！」即日進發。自此方隅有警，忠臣必先期而至。由是代宗嘉其忠節，加本道觀察使，寵賜頗厚。及同華節度周智光舉兵反，詔忠臣與神策將李太清等討平之。大歷三年，加檢校工部尚書，實封通前三百戶。五年，加蔡州刺史。七年，檢校右僕射、知省事。李靈曜之叛，田承嗣使侄悅援之，忠臣與諸軍大破悅等，汴州平。十一年十二月，加檢校司空平章事、汴州刺史。

忠臣性貪殘好色，將吏妻女多被誘脅以通之。又軍無紀綱，所至縱暴，人不堪命。而以妹婿張惠光為衙將，恃勢兇虐，軍中苦之；數有言於忠臣，不之信也。俄以惠光為節度副使，令惠光子為衙將，陵橫甚於其父。忠臣所信任大將李希烈，素善騎射，群情所伏，因眾心之怒，以十四年三月，與少將丁皓、賈子華、監軍判官蔣知璋等舉兵斬惠光父子，以脅逐忠臣。單騎赴京師，朝廷方寵武臣，不之責也，依前檢校司空、平章事，留京師奉朝請。

建中初，嘗因奏對，德宗謂之曰：「卿耳甚大，真貴人也。」忠臣對曰：「臣聞驢耳甚大，龍耳甚小；臣耳雖大，乃驢耳也。」上說之。時常侍張涉承恩用事，坐受財賄事露，帝將以法繩之——涉，即帝在春宮時侍講也。忠臣奏曰：「陛下貴為天子，而先生以乏財抵法，以愚臣觀之，非先生之過也。」帝意解，但令歸田裏。前湖南觀察辛京杲嘗以忿怒杖殺部曲，有司劾奏京杲殺人當死，從之。忠臣奏曰：「京杲合死久矣！儒生；上問之，對曰：「渠柏叔某於某處戰死，兄弟某於某處戰死，渠嘗從行，獨不死，是以知渠合死久矣。」上亦憫然，不令加罪，改授王傅而已。

忠臣木強率直，不識書，不喜儒生；及罷兵權，官位崇重，常郁郁不得誌。及硃泚反，以為偽司空、兼侍中。泚率兵逼奉天，命忠臣京城留守。泚敗，忠臣走樊川別業，李晟下將士擒忠臣至，系之有司。興元元年，並其子並誅斬之，時年六十九，籍沒其家。

李希烈

李希烈，遼西人。父大定。希烈少從平盧軍，後隨李忠臣過海至河南。寶應初，忠臣為淮西節度，署希烈為偏裨，累授將軍、試光祿卿、殿中監。忠臣兼領汴州，希烈為左廂都虞候，加開府儀同三司。大歷末，忠臣軍政不修，事多委妹婿張惠光，為押衙，弄權縱恣，人怨。與少將丁皓等斬惠光父子，忠臣奔赴朝廷。詔以忻王為淮西節度副大使，

授希烈蔡州刺史、兼御史中丞、淮西節度留後，令滑亳節度李勉兼領汴州。

德宗即位後月余，加御史大夫，充淮西節度支度營田觀察使，又改淮西節度淮寧軍以寵之。建中元年，又加檢校禮部尚書。會山南東道節度梁崇義拒捍朝命，迫脅使臣，二年六月，詔諸軍節度率兵討之；加希烈南平郡王，兼漢北都知諸兵馬招撫處置使。希烈破崇義眾，遂討平之。錄希烈功，加檢校右僕射、同平章事，賜實封五百戶。淄青節度李正己又謀不軌，三年秋，加希烈檢校司空，兼淄青兗鄆登萊齊等州節度支度營田、新羅、渤海兩蕃使，令討襲正己。希烈遂率所部三萬人移居許州，聲言遣使往青州招諭李納，其實潛與交通，又移牒汴州令備供擬，將與納同為亂。李勉以其道路合自陳留，乃除道具饌以待之，希烈不從，乃大慢罵。自是誌意縱肆，言多悖慢，日遣使交通河北諸賊帥等。是歲長至日，硃滔、田悅、王武俊、李納各僭稱王，滔使至希烈，希烈亦僭稱建興王、天下都元帥。

四年，希烈遣其將襲陷汝州，執李元平而去，東都大擾亂。朝廷猶為含容，遣太子太師顏真卿往宣慰。真卿發後數日，以龍武將軍哥舒曜為東都兼汝州行營兵馬節度。希烈既見真卿，但肆兇言，令左右慢罵，指斥朝廷。又遣逆黨董待名、韓霜露、劉敬宗、陳質、翟暉等四人伺外，侵抄州縣，官軍皆為其所敗，荊南節度張伯儀全軍覆沒。又令周曾、王玢、姚憺、呂從賁、康琳等來襲曜，曾、玢、憺等謀回軍據蔡州襲討希烈，事泄，並遇害。神策軍使白誌貞又獻策謀，令嘗為節度、都團練使者各出家僮部曲一人及馬，令劉德信總之討希烈。尋詔李勉為淮西招討使，哥舒曜為副。至四月，曜率眾屯襄城，頻與賊戰，皆不勝。八月，希烈率眾二萬圍襄城，李勉又令將唐漢臣率兵與劉德信同為曜之影援，皆望風敗衄。希烈兇逆既甚，帝乃命舒王為荊襄、江西、沔鄂等道節度諸軍行營兵馬都元帥，大開幕府，文武僚屬之盛，前後出師，未有其比。又令涇原諸道出兵，皆赴襄城。軍未發，會涇州兵亂，車駕幸奉天。其日，希烈大破曜軍於襄城，曜遁歸東都，賊因乘勝攻陷汴州，李勉奔歸宋州。

希烈性慘毒酷，每對戰陣殺人，流血盈前，而言笑飲饌自若，以此人畏而服從其教令，盡其死力。其攻汴州，驅百姓，令運木土築壘道，又怒其未就，乃驅以填之，謂之濕梢。既入汴州，於是僭號曰武成，以孫廣、鄭賁、李綬、李元平為宰相；以汴州為大梁府，李清虛為尹，署百官。遣兵東討，至寧陵，竟為劉洽所拒，不得前。又遣將翟暉率精卒襲陳州，為劉洽、李納大破之，生擒暉以獻。諸軍乘勝進攻汴州，希烈遁歸蔡州，擒其偽署將相鄭賁、劉敬宗等。李皐、樊澤、曲環、張建封又四面討襲之，累拔其郡縣，希烈敗衄。貞元二年三月，因食牛肉遇疾，其將陳仙奇令醫人陳仙甫置藥以毒之而死。妻

男骨肉兄弟共一十七人，並誅之。

初，希烈於唐州得象一頭，以為瑞應，又上蔡、襄城獲其珍寶，乃是爛車釭及滑石偽印也。

陳仙奇

陳仙奇者，起於行間，性忠果。自希烈死，朝廷授淮西節度，頗竭誠節。未幾，為別將吳少誠所殺，贈太子太保，賻布帛、米粟有差，喪事官給。

吳少誠

吳少誠，幽州潞縣人。父為魏博節度都虞候。少誠以父勛授一子官，釋褐王府戶曹。後至荊南，節度使庾準奇之，留為衙門將。準入覲，從至襄漢，見梁崇義不遵憲度，知有異志，少誠密計有成擒之略，將自陳於闕下。屬李希烈初授節制，銳意立功，見少誠計慮，乃以少誠所見錄奏，有詔慰飭，不次封通義郡王。未幾，崇義違命，希烈受制專征，以少誠為前鋒。崇義平，賜實封五千戶。後希烈叛，少誠頗為其用。希烈死，少誠等初推陳仙奇統戎事，朝廷已命仙奇，尋為少誠所殺，眾推少誠知留務。朝廷遂授以申光蔡等州節度觀察兵馬留後，尋正授節度。

少誠善為治，勤儉無私，日事完聚，不奉朝廷。貞元三年，判官鄭常及大將楊冀謀逐少誠以聽命於朝，試校書郎劉涉假為手詔數十，潛致於大將，欲因少誠之出，閉城門以拒之。屬少誠將出餞中使，常、冀等遂謀舉事；臨發，為人所告，常、冀先遇害。其將李嘉節等各持假詔請罪，少誠悉宥之。其大將宋炅、曹齊奔歸京師。

十五年，陳許節度曲環卒，少誠擅出兵攻掠臨潁縣，節度留後上官涚遣兵赴救，臨潁鎮使韋清與少誠通，救兵三千余人，悉擒縛而去。九月，遂圍許州。尋下詔削奪少誠官爵，分遣十六道兵馬進討。十二月，官軍敗衄於小溵河。明年正月，夏州節度使韓全義為淮蔡招討處置使，北路行營諸軍將士，並取全義指揮，陳許節度留後上官涚充副使。五月，全義與少誠將吳秀、吳少陽等戰於

溵水南，官軍復敗。七月，全義頓軍於五樓行營，為賊所乘，大潰，全義與都監軍使賈秀英、賈國良等夜遁，遂城守溵水。汴宋、徐泗、淄青兵馬直趣陳州，列營四面。少誠

兵逼澈水五、六里下營，韓全義諸軍又退保陳州。其汴州、河陽等兵各私歸本道，陳許將孟元陽與神策兵各率所部留軍澈水。全義斬昭義、滑州、河陽、河中都將凡四人，然竟未嘗整陣交鋒，而王師累挫潰。少誠尋引兵退歸蔡州。遂下詔洗雪，復其官爵，累加檢校僕射。順宗即位，加同中書門平章事。元和初，遷檢校司空，依前平章事。元和四年十一月卒，年六十，廢朝三日，贈司徒。

吳少陽

吳少陽，本滄州清池人。初，吳少誠父翔在魏博軍中，與少陽相愛。及少誠知淮西留守，乃厚以金帛取少陽至，則名以堂弟，署為軍職，累奏官爵，出入少誠家，情旨甚暱。少陽度少誠猜忍，懼為所害，乃請出外以任防捍之任，少誠乃表為申州刺史、兼御史大夫，凡五年。少陽頗寬易，而少誠之眾悅附焉。及少誠病亟，家僮單於熊兒者，偽以少誠意取少陽至，時少誠已不知人，乃偽署少陽攝副使、知軍州事。少誠子元慶，年二十余，先為軍職，兼御史中丞，少陽密害之。及少誠死，少陽自為留後。時王承宗求繼士真，不受詔；憲宗怒，以討承宗，不欲兵連兩河，乃詔遂王宥遙領彰義軍節度大使，以少陽為留後。遂授彰義軍節度使、檢校工部尚書。少陽據蔡州凡五年，不朝覲。汝南多廣野大澤，得豢馬畜，時奪掠壽州茶山之利，內則數匿亡命，以富實其軍。又屢以牧馬來獻，詔因善之。元和九年九月卒，贈右僕射。

吳元濟，少陽長子也。初為試協律郎、兼監察御史、攝蔡州刺史。及父死，不發喪，以病聞，因假為少陽表，請元濟主兵務。帝遣醫工候之，即稱少陽疾愈，不見而還。先是，少陽判官蘇兆、楊元卿及其將侯惟清嘗同為少陽畫朝覲計；及元濟自領軍，兇狠無義，唯暱軍中兇悍之徒。素不便兆，縊殺之，歸其屍於家，械侯惟清而囚之。時朝廷誤聞惟清已死，贈兵部尚書，贈蘇兆以右僕射。楊元卿先奏事在京師，得盡言經略淮西事於宰相李吉甫。始，少陽以病聞，元卿請凡淮西使在道路者，所在留止之。及少陽卒，凡四十日，不為輟朝，但易將加兵於外以待。其邸吏無何妄傳董重質已殺元濟，並屠其家；李吉甫遽請對拜賀，乃輟朝。數日，知元濟尚在。時賊陰計已成，群眾四出，狂悍而不可遏，屠舞陽，焚葉縣，攻掠魯山、襄城。汝州、許州及陽翟人多逃伏山谷荊棘間，為其殺傷驅剽者千里，關東大恐。

十月，以陳州刺史李光顏為忠武軍節度使，又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嚴綬充申光蔡等州招撫使，仍令內常侍崔潭峻監綬軍。十年正月，綬軍臨賊西境。詔曰：

吳元濟逆絕人理，反易天常；不居父喪，擅領軍政。諭以詔旨，曾無謙恭，熒惑一方之人，迫脅三軍之眾。以少陽嘗經任使，為之軫悼，命申吊祭，臨遣使臣。陵虐封疆，遂致稽阻，絕朝廷之理，忘父子之恩。旋又掩寇舞陽，傷殘吏卒，焚燒葉縣，騷擾閭閻，恣行奪攘，無所畏忌。朕念賞延之義，重傷藩帥之門，尚欲納於忠順之途，處在顯榮之地。未能飭怒，猶為包荒，再降詔書，俾申招撫。而毒螫滋甚，奸心靡悛，壽春西南，又陷鎮柵，窮兇稔惡，縱暴延災。覆載之所不容，人神之所共棄，良非獲已，致此興戎。吳元濟在身官爵，並宜令削奪。令宣武、大寧、淮南、宣歙等道兵馬合勢，山南東道及魏博、荊南、江西、劍南東川兵馬與鄂嶽許會，東都防禦使與懷鄭汝節度及義成兵馬掎角相應，同期進討。

二月，綏兵為賊所襲，敗於磁丘，退保唐州。四月，光顏破賊黨，元濟遣人求援於鎮州王承宗、淄鄆李師道；二帥上表於朝廷，請赦元濟之罪，朝旨不從。自是兩河賊帥所在竊發，冀以沮撓王師。五月，承宗、師道遣盜燒河陰倉，詔御史中丞裴度於軍前宣喻，觀用兵形勢。度還奏曰：「臣觀諸將，唯光顏勇義盡心，必有成功。」上意甚悅。翌日，光顏奏大破賊於時曲，上曰：「度知光顏，可謂至矣！」乃以度兼刑部侍郎。自是中外相賀，決不赦賊，征天下兵環申、蔡之郊，大小十余鎮。六月，承宗、師道遣盜伏於京城，殺宰相武元衡、中丞裴度；衡先死，度重傷而免。憲宗特怒，即命度為宰相，淮右用兵之事，一以委之。七月，李師道遣嵩山僧圓淨結山賊與留邸兵，欲焚燒東都，先事敗而禍弭。嚴綬退罷，乃以汴州節度使韓弘為淮右行營兵馬都統；以高霞寓有名，用為唐鄧節度。

十一年春，諸軍雲合，惟李光顏、懷汝節度烏重胤心無顧望，旦夕血戰，繼獻戎捷。六月，高霞寓為賊所擊，敗於鐵城，退保新興柵。時諸軍勝負皆不實聞，多虛稱克捷；及霞寓敗，中外恟々。宰相諫官屢以罷兵為請，唯裴度堅於破賊。尋以袁滋代霞寓為唐鄧帥，滋柔懦不能軍。十二年正月，袁滋復貶，閑廄使李愬表請軍前自效，乃用愬為唐鄧帥以代滋。愬軍壓境，拔賊文城柵，擒柵將吳秀琳，又獲賊將李祐。李光顏亦拔賊郾城。元濟始懼，盡發左右及守城卒，屬董重質以抗光顏、重胤。

六月，元濟乞降，為群賊所制，不能自拔。上以元兇已蹙，兵未臨於賊城，輓饋日殫，因延英問計於宰相。裴度曰：「賊力已困，但群帥不一，故未能決降。」上曰：「卿決能行乎？」曰：「臣誓不與賊偕全。」七月，詔以度為彰義軍節度使，兼申光蔡四面行營招撫使，以郾城為行在，蔡州為節度所。八月，度至郾城，激勵士眾，軍士喜度至，以賞罰必行，皆願輸罄；每出勞，軍士有流涕者。

時李醞營文城柵，既得吳秀琳、李祐，知其可用，委信無疑，日夜與計事於帳中。祐曰：「元濟勁軍，多在洄曲西境防捍，而守蔡者皆市人疲耄之卒，可以乘虛掩襲，直抵懸匏，比賊將聞之，元濟成擒矣！」醞然之，咨於裴度。度曰：「兵非出奇不勝，常侍良圖也。」十一月，醞夜出軍，令李祐率勁騎三千為前鋒，田進誠三千為後軍，醞自率三千為中軍。其月十日夜，至蔡州城下，坎墻而畢登，賊不之覺。十一日，攻衙城，擒元濟並其家屬以聞。

初，元濟之叛，恃其兇狠，然治軍無紀綱。其將趙昌洪、淩朝江、董重質等各權兵外寇。李師道鄆州之鹽，城往來寧陵、雍丘之間，韓弘知而不禁。淮右自少誠阻兵已來，三十余年，王師加討，未嘗及其城下，嘗走韓全義，敗於頴，故驕悍無所顧忌。且恃城池重固，有陂浸阻回，故以天下兵環攻三年，所克者一縣而已。及黜高霞寓、李遜、袁滋，諸軍始進。又得陰山府沙陁驍騎、邯鄲勇卒，光顏、重胤之奮命，及丞相臨統，破諸將首尾之計，力擒元惡。

申、蔡之始，人劫於希烈、少誠之虐法，而忘其所歸。數十年之後，長者衰喪，而壯者安於毒暴而恬於搏噬。地既少馬，而廣畜騾，乘之教戰，謂之騾子軍。尤稱勇悍，而甲仗皆畫為雷公星文，以為厭勝；而少誠能以奸謀固眾心。

初，韓全義敗於潕水，蔡兵於全義帳中得公卿間問訊書，少誠束而諭眾曰：「朝廷公卿以此書托全義，收蔡州日，乞一將士妻女以為婢妄。」以此激怒其眾，絕其歸向之心。是以蔡人有老死不聞天子恩宥者，故堅為賊用。地雖中州，人心過於夷貊，乃至搜閱天下豪銳，三年而後屈者，彼非將才而力備，蓋勢驅性習，不知教義之所致也。

元濟至京，憲宗禦興安門受浮，百僚樓前稱賀，乃獻廟社，徇於兩京，斬之於獨柳，時年三十五。其夜失其首。妻沈氏，沒入掖庭；弟二人、子三人，流於江陵誅之；判官劉協庶七人皆斬。光、蔡等州平，始復為王土矣。

【史臣曰】

史臣曰：治亂，勢也，勢亂不能卒治。長源以法繩驕軍，禍不旋踵；則董公之寬柔不無謂。古之名將，以陰謀怨望，鮮全其族者。董秦始奮忠義，多長者言，宜其顯赫，及失意挾邪，俄被淮陰之戮，惜哉！吳少誠為希烈之亂胎，雖謀奪其軍，及嗣而滅。而元濟

效希烈之狂悖，謂無天地，人之兇險，一至於斯！是知王者禦治之道，其可忽諸！

【贊】

贊曰：聖哲之君，慎名與器。不軌之臣，得寵則戾。董怨而族，吳悖而菹。好亂樂禍，可監前車。

此五代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